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

明李清撰

北史四十四

張彛

孫安之 曾孫乾成

李宗

從弟平 平子煥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祖
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

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罷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卒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厯經史習浩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侄也共相調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兩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

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耶祚曰是臣七世伯文
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曰臣先人以通儒英博事
魏文徵臣虛薄遭奉聖明敕以太宰發淮廟今祚自撰
祭文帝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
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
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
仍領黃門是時帝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
征討不息內外號為多事祚與黃宋門弁參謀帷幄隨

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微後園帝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斯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帝以李彪為散騎帝侍祚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亂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忠諫彪正辭使朕不能復決遂不

換彪官後拜尚書進爵為伯帝崩咸陽王禧等奏祚長
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
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魏書載祚奏云姦吏雖微敗法實甚然法貴止姦不
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後

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徒之此則一
人之罪禍傾二室臣謂罪人既逃止徒妻子走身之身
懸名永配於青不免姦途自塞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譴然所拔用皆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飢弊於傷愛下多所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再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于帝納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

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徙幸東宮孝明幼弱祚持一黃瓠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辱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瓠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

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甯舊來之旨為徒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階散官徒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今公清獨著

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
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
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
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依
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
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
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
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

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否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決之殿

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
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旌東
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烽驛未息
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
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就從之宣武末年
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
賜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
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若民勞危亡已兆

冊府元龜載祚表曰宜命一重將卒統軍三千人領羽林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則鯨鯢之首可縣若云時方農桑非發衆時亦事理不得不爾

宜敕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起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用事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

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若自陳挹辭色懇至冲謂之曰
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
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不息又以東宮師傅
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
王澄為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
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
之徒曲躬承接祚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
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

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
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將
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初孝文置中正徒容謂祚
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
今猶未辨我家何為滅之主土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
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崇祚子景尚涉厯書傳
曉星厯占侯言事頗驗厯官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郭尖位中書侍郎未
拜卒

張昇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祖準之皆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昇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
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
令安民與昇並散令昇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
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詔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

所巡檢彛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
以此高之遷太中大夫行主客曹事尋為黃門後從駕
南征母憂解任彛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
從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世稱之孝文幸翼州遣使弔
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兩
遷至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
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侍中宣武親政罷六
輔彛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為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兇率彼曠野詔切責之彞除
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彞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
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
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彞
與郭祚等俱以勲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彞表
解州任詔不許彞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
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
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

寡居彞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彞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彞深罪彞清身奉法求其借過不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厯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厯三十二百七十年雜事

五百八十九

魏書載彛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假列星助明洞庭
淵湛猶藉衆流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
詣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自誠克設誇木舜懸
諫鼓虞人獻箴規之旨盤孟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
思齊聞惡自改伏惟道武皇帝撥亂奕代重光太武
以不世之才開蓋函夏獻文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
孝文開翦荆棘徒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澤教

既周武功亦匪猶發明詔思求直士臣以小才私於
舊書窮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
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風之瑞甲宮愛物之仁釋網改
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寞之美可為輝風景
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
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
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
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

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淵聰鴉
視井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
犧終於晉末九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
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歷帝旨亦誇本
諫鼓虞人盤孟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取
賢棄惡則微臣沉淪無恨矣世宗善之彛又表曰竊
惟皇王統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
明故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歲流於夏典逮兩

漢魏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綉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崩雜劉苻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闕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憲章斯改猶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列周歷齊魯遍馳梁宋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冀片言不遺美刺俱顯而

值鑿與南討問罪究鄧大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之
推遷不及聞微未幾改牧秦藩遠離闕下繼以謹疾
相纏寧下八歲常愁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風夜
所懷以為深憂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
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丘
井臣之願也

宣武善之孝明初侍中崔光表言朝列中惟彛及李韶
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而近來

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而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接漢中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
格排抑武人不使預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
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殊無畏避父子安然神龜
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
其長子尚書卽始均不獲以瓦石擊公門上下懾懼莫
敢討抑遂持大擔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
第曳彞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時踰
北垣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

加毆繫生投烟火中及得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瑀走免彘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走遠近聞見莫不惋駭

魏書載彘臨終口占左右上啓曰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若望景顧時推漏就盡若所上之書稍為益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
應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亡魂有知
不忘結草

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孽
即為大赦以安眾心識者知國紀繼隆矣喪還所焚宅
典始均東西分飲小屋仲瑀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
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
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彞飲食
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其悲痛若此初彞曾祖幸所
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罷入冀州積三
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較天下民戶最為大州

彛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
史酬先世誠效彛追帝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彛亡
後靈太后云彛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
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
刺史謚曰文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
陳壽魏書為編年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

愚按始均所廣異聞比裴松之註若何惜不傳

又著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

冀瀛間遣都督元暹討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
卽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
時焚蕪至灰燼用息僥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死末在
煙炭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
曰孝次子晏之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為母鄭氏
教誨動依禮典從爾朱榮平元顓賜爵武城子高岳
征潁州復以為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
武幹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

為岳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納景之女為妃令
赴晉陽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
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嘆曰得卿
箴諷深以慰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為吏民所愛御史
崔子武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
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
未拜卒贈齊州刺史太常卿子乾威

隋書作虔威

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隨開皇中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二張即位後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失主求之令左右負行後數日失主求認悉付之淮南太守楊綝賞與十餘人同謁見帝問乾威肯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

謁者大夫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絀
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焉足蓋慎之至耳其
廉皆此類帝甚嘉之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上封
事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弟乾雄

隋書作虔雄

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
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
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族五世祖嘏石
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頴以
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
改通直常侍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頴長
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令安在司徒崔浩以卧病對帝
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諡曰康子修年卽巒
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
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兼員外散

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孝
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密宅謂密曰朝行樂至此見
卿宅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密曰陛下移構中京方
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耶
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密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
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密才清可令策
秀後兼黃門即從征漢北密在新野後至帝曰房伯玉
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雖未擒滅城隍已

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累遷散
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密奏曰先皇深觀古今服御尚
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緣至以紙絹為帳屨銅
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愛矜逮景明初蕃
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買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
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恐
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請皆不受從之尋正尚書梁
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加詔密使持節都

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微攝得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遺
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閬城下

魏書曰巒至漢中白馬以西猶未歸順軍鋒所臨賊
皆款附惟捕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進師討之法
靜奔潰追奔至閬城下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諸郡
民七十餘戶相繼而至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
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

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

魏書曰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巒遣巴州刺史
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
據深坑魯方達固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巒遣統軍
王足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
進擊破之資治通鑑曰梁秦二州刺史魯方達與
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等戰敗方達等十五將
皆死又王景胤等與祖遷戰沒景胤等二十四將皆
死

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十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

資治通鑑曰時益州城戍降魏者十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

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叛鄧元起攻圍倉庫空竭兼民人胆喪無復固守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屨屐少年未洽政務夙昔名將

多見囚戮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執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淵藻蕭衍兄子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涪城淵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

魏書曰若其出關庸蜀之卒惟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逸射弗至傷人

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于威而康

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上憑國威頻有薄技既克重阻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

魏書曰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凡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於茲

若朝廷未欲經畧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平蜀之舉更聽後不允所辭璠又表曰昔鄧交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闔實力也

况臣才非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
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
便是成擒之物

魏書曰且粹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守則
保境之兵已一萬臣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張載所稱得而棄之良可惜矣

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門閣以來鬚髮中

白所以勉強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思過負陛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

魏書曰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救援孤城何能持久臣今欲使軍相次聲勢連進先作萬全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遠昔在南日以共統綰勢難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

非惟一族雖在山居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冠帶風流
多有可觀但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于州網無由厠
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夏侯道遷建義初嚴玄思自
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
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羣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
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

帝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魏書曰足驍果多策畧隸巒伐蜀所在克捷詔行益

州刺史遂圍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
足聞而引退遂奔江南

巒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
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
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誅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
熟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揚集起等反巒遣統軍傅豎
眼討平之巒初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
以惠歲餘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

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繼沒朝廷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帝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不可自古忠臣亦非兼孝也巒曰臣仗神算平殄可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云今吾擊郅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

魏書曰時肅衍諸將或陷固城或屯孤山或投龜蒙

士民從逆十室而五壘遣將討破之

進圍宿豫平之

魏書曰壘破敵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南造城規斷水陸壘身帥諸軍自水南進遺平南將軍楊大眼復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火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進仍陷敵城俘斬數萬在陣別斬懷恭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衍亦於淮陽退走二戍獲米四

十餘萬石

帝賜鬱璽書慰勉之及梁城寇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鬱率衆會之鬱以為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強遣鬱既累表求還

魏書載鬱表曰蕭衍傾竭江東為今年之舉大敗而還但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

得之則所益無幾不獲則虧損必大且鍾離介在淮
外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艱守况加攻討以勞兵士
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傷不卜可知雖有
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
牢實邊方息養中州以掇後舉又江東之釁不患久
無蓄力待機謂為勝舉帝不從詔如前勅進軍塞又
表曰今蕭衍未除何能自息惟應廣備以待其來不
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

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內地以出不
備或未可知若欲以八十日糧曷此城臣未之前聞
若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
至春士卒自弊遺臣起彼糧何致夏來之兵不齎冬
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苟怯懦不進之責不受
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
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剋狀一旦不復其辱如何若信
臣言願賜臣傳若謂臣憚行求歸臣所領兵乞盡付

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臣忝備征將頗
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

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初侍中盧昶與鬻不
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密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鬻
在漢中掠良人為婢鬻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
景民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皆奇色也
暉大悅乃背昶為密言云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

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密有克敵功而為昶等所排
申釋故得不坐

金石錄載密碑云戎車既班猶以在州之誣遭禁一
碁此言不坐非也

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
齊苟仁率衆人據懸瓠詔密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
平舒縣伯賞宿豫功也帝臨東堂勞遣密曰

冊府元龜載宣武言曰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

士民同惡勢必交兵卿朝之南仲故令星言出其不
意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巒曰

魏書載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知但因司馬悅虐
民乘衆怒為之民懼凶威不得已苟附

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
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為慮帝曰卿言壯哉
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

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鮑口繫賊大將胡孝智破之乘
勝至懸瓠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密
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
三關亦次縣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
密分兵將犄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
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密振旅還京宣武臨
東堂勞之密曰此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
功之有帝笑曰卿之功一月三捷未足稱奇乃存士伯

讓德功成弗處耶嚙自宿豫大捷及平慈瓠志行修正
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
撫軍卒於官嚙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贈車
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
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嚙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
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
文定子嚙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
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子父抱沉屈臣父屢大

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太
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孝靜時位大司農卿銳
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
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是時權國祖徵謀反可事史何以不詳

密弟偉偉子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
有才情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明修
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

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
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考武行釋奠禮所與校書郎裴
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入為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
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
景魏收同徵赴都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
詔所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尋除通直常侍既有才藻兼
長几案自孝昌後天下多務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
表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所嘲諷所謂

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
李象使梁所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牛象聞
於江南齊文襄攝選務擬听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
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
善談釋老雅文詠位滄州刺史其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
南兗州例得一字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為朝請子

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啓孤兒子
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官人以此多之齋叔祖祐
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
以將命之勲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政清刑肅百姓安
之卒於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
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使於齊產仍世將
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嘆惜焉
贈平州刺史諡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

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
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饗之禮蚪以
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
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右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
人有害母者八生奏輟之而渚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
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
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
非所以勸忠孝存三綱若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

惡止其身若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
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
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
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舟而渡舟漏不沒時人異之母
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諡曰威蚪善與
人交清河崔亮頓兵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
十餘篇長子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
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

立時堂臧為裴頡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
永安初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
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孝莊舅以太傳出除
青州啓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臧
和雅信厚有長者風時人愛敬之為特進甄琛行狀世
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
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文譜未就卒
時賢悼惜之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

曰文邵別見

李宗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孝文初為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治所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伐之但須一宣詔旨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烽燧警在州四年

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處雙槌亂擊

魏書曰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

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帝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在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人卜冀

州許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謀主數月冀州斬
陸送之賦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帝南討漢陽崇行梁
州刺史氏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
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眾
討之崇槎山分進出不意表裏合襲羣氏皆棄靈珍散
眾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
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
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

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
自攻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襲克武興齊
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
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
中帝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憂李崇功也拜
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去其可除安其可育
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
遠遁宣武初徵為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縣柳北

喜魯北驚等聚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繫將軍李
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
督征蠻諸軍事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
累戰破之斬北驚等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帝追賞平
氏功封魏昌懸伯東荊州蠻樊安聚衆龍山僭稱大號
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
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
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

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繫右疾雷均勢令胸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許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荀泰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曰君兒遇患向

已暴死秦聞號咷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兒還秦詰奉伯詐狀奉伯欵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肯後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許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証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欵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

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
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
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求相緩及稱有兄
慶賓令往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慙矜慙為往告報
吾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無所獲送官未晚
其言如此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相隨
視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報崇攝慶賓問
之慶賓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証數日間思安亦為人

縛送崇台女平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時
有泉水湧入公山頂壽春城內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
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
屋宇皆沒崇與兵泊城上水增未已乘舟附於女墻城
不沒者二版州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
守藩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
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于
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梓筏隨高人規自脫吾

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乘水欲為辭
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仕詔曰夏雨汎濫斯非
人力何得以此亂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
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
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深沉有將畧寬厚善御衆在州十年
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敵甚憚
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
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

皆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帝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
珍歲至五三親待無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能任崇也孝
明踐阼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破石更築外城
逼徙緣淮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沂
淮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
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
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
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中

賢要其走足破之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
勉許昌縣令兼紆麻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
崇自秋請授表至十餘詔遺鎮南將軍崔亮破石鎮
東將軍蕭寶當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
角不起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遺
李神乘聞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破石李神
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
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

增崇乃於硤石戍開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炭蒲版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柁又於八公山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奏曰臣聞世室明堂顯于周夏二黃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彰則

天之執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
長久風微萬祀者也爰暨亾奏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
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便儒術故
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
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孝文皇帝稟聖自天列教
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
多就弓劍弗追宣武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
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遠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

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
城隍嚴固之重闕執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棲榭之
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
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
帝令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比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
也臣又聞官方投能酬之以祿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
素之謗令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免

絲鷲夾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
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形所以殺人而有司勒
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措延則劉向之言微
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林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
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
暨復典諷誦之音煥然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

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

魏書作道發明令

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於上
序游夏可致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如然比之
治要容可小緩苟魏道緝熙經營未晚靈太后令曰配
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
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

此奏本崇筆載魏書甚明不知北史何以踵北齊書

之誤改為邢邵奏且邵傳前後錯亂其誤可知今仍依魏書還歸崇傳

後累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

魏書曰家資巨萬營求不息于世哲刺史相州亦無清白狀鄴洛市廛收擅其利

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

魏書食貨志曰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又立互市以致南貨神龜正光間府藏盈溢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取之又數賚禁中左右所費無貲而不能一丐百姓

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四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

伽藍記曰時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何少對曰臣兩手堪二疋所獲多矣

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

傷腰融損脚時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
穢我明主柔然主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
諸軍事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
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帝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
塞三千餘理不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
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韓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
軍臨淮王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敗於白道賊
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

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摠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

魏書載詔有曰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罷削舊貫朕不許其請尋崇此表開諸鎮非冀之心致有今禍但既往難追聊為論此

朕以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摠督三

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否僕射蕭寶夔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

魏書載崇啓曰臣以六鎮幽重與賊接對鳴鐸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于鎮謂可實悅彼心使聲教曰揚徵塵去塞豈敢導凶源以開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今遣臣北行所不敢辭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

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宗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
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之賊衆
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
沒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
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史討之為
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
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孝
昌元年卒于位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

謚武康長子世哲性輕卒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
用為三關別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
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處勢皆與親善世號
李錐為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賈其地部內
患之崇北征後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
罪過卒於涇州刺史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哲弟神軌
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
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遺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神軌

為使者所薦寵遇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為偶
魏書曰時人莫能明也

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
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
邕等討平之後遇害河陰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
刺史謚曰烈宗從弟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
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
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彭城公累

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劾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威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尋正尹長史如故駕將幸鄴平上表諫以為嵩都創構洛邑倣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殆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進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兼厯歲從戎不遑荅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

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瀝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民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

魏書曰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輝武紛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士民有康哉之咏不亦美乎

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

選五郡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
為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
容館注頌其下以示誠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
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為持節都督北討諸
軍事行冀州以討之帝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

魏書有曰愉朕元弟乃構斯違大義滅親夫豈獲已
委卿摧殄務盡經畧

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歎歔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

構此衆恃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摠督如愉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陘不動俄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魏書曰賊致圍冀州諸將合戰不利憚于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之愉時陞馬乃有一人下馬投愉止而鬪死

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

大中正平先為尚書令高聲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為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聲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為限訟乃息武川鎮民饑鎮將任欵請貸未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欵意在濟民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性急為累尚書令任城

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封武邑郡公先是梁遺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壹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從

魏書曰賜平縑帛百段紫衲金紫衫甲一獎縑帛六十段絳衲襪一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

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

斯齊舉崇亮憚之無敢非互頻日交戰屢破敵軍安南
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敵授敵將王神念昌義
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

魏書曰令崔亮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勅水軍繫其東
面然後謀南北俱上敵衆周章東西赴戰屠其外城
祖悅率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降

斬祖悅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
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

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為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為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太后舉哀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獎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

元義擅朝獎為其親待頗居顯職靈太后及政剷除官
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
稱北海王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
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初獎故吏宋
游道上書理獎

魏書載游道表曰獎閨門百口同居京洛北海竊據
自拔無由若以受命賊巢無所逃罪亦與天下共當
斯責伊昔具臣比肩賊所一介使人獨嬰斯戮臣雖

小人往事君子幽泉已閉襲樹成行內手捫心頗懷
愧慨幸逢興聖大恩廣被而獎雜木猶有牛車未改
士感知已懷此無忘伏願天慈賜垂矜覽

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仕齊終太府卿贈吏
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為名
流所重

顏氏家訓曰構母劉氏亡所住終身鎖閉弗忍開視
又父遇害後常與王松年祖珽集宴適有紙筆珽圖

為人頃之戲割誤塵尾截畫人以示構愴之然動色
起就馬去舉坐莫測珽久乃悟方深反側

獎弟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又門下見
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
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耕為時所稱歷中
書侍郎

魏書又談藪曰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
除名乃為述身賦其畧曰獨浩然而任已同虛舟而

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同遺忘懷
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泛之迹何異東都之心

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悛為使主悛曰文
采無識悛不推李諧口頰翩翩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
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
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入見

魏書曰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因問曰令猶尚
暖北間當小寒於是諧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時

不知多少胥曰所訪者鄴下耳諧曰皆是皇居相去不遠可得統言胥曰既稱洛陽盛美何事遷鄴諧曰王者無外故不常厥邑胥曰金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諧曰紫蓋黃旗終於入洛及見衍衍問曰魏朝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曰本朝多士義等如林非無四科難以備啟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魏人物雖盛豈得如詩皇朝多才足與周競衍命諧指稱其人乃舉大丞相高歡錄尚書元叔昭尚書人

元世雋及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七人以對且云自餘才美不可具悉江南稱其才辨

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愔清河崔贍為首初通梁國妙間行人神雋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愔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

才地者不得與梁使每人鄴下為之頃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秘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為人短少六指因瘰舉願因跛緩步因謔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暮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尚書郎司徒掾

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徐陵深歎美焉
三國典畧載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惟李庶可語耳

庶生而天閹崔謏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
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
世傳謏門有惡疾以呼沲為墓曰故庶言及之邢邵在
側大笑除臨漳令魏書出庶與盧斐王松一年等訟其
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大人又書王瓊事以盧同附
盧玄傳李平為陳留人云其家貧賤

史糾曰據魏書平本傳云頓丘人彭城王疑之長子
初不易其土著薄其門第豈收受訟後與盧同崔綽
同改耶惜不可考

故斐等謹訟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收白齊文宣庶
等並髡頭鞭杖二百庶死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
不歷臨漳縣門庶妻元羅女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
積五年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已曰我薄福託劉氏
為女明旦當生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思故來

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有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疎放唯蔚能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垂焉後卒於秘書丞士友悼惜之

蔚弟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
徙臨海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武成親狎加
儀同三司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送外問
世事可笑樂者凡所談說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
却對答學奏事之象和士開聞而奏之為帝所狎弄帝
以解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為
舍人誤奏云金在闕下詔命出羊車迎之若重思乃知
誤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笑而不責又帝於後

園講武令若為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
迎事罷遺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
短坐危未幾復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詔議諧弟邕
幼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
卒贈洛州刺史諡曰文

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
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蹇蹇有王臣
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道隨有

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巖
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
之器歟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
平以高明幹畧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
才也諧流風文辯蓋人望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